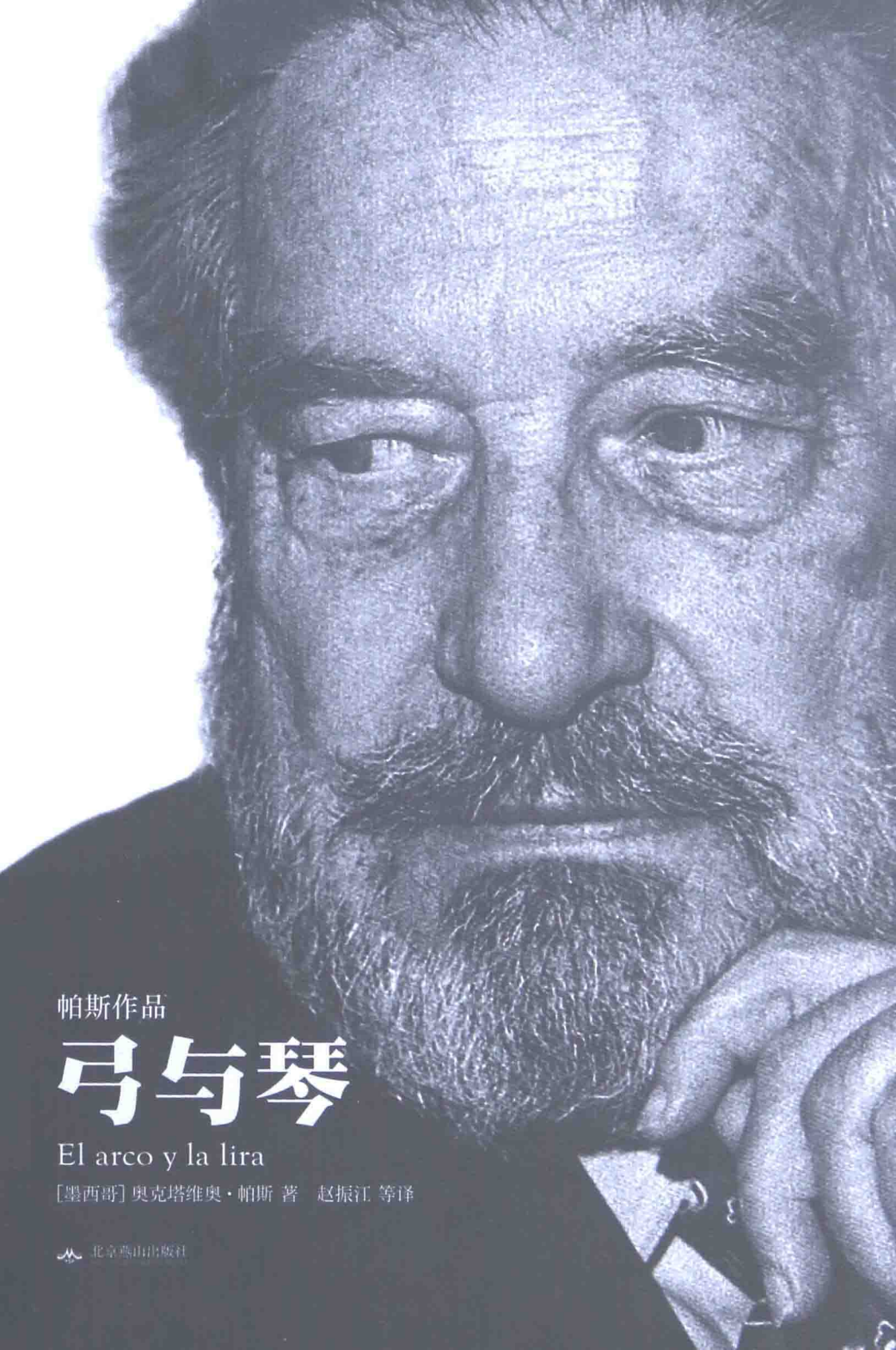




帕斯作品

弓与琴

El arco y la lira

[墨西哥] 奥克塔维奥·帕斯 著 赵振江 等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帕斯作品

弓与琴

El arco y la lira

[墨西哥] 奥克塔维奥·帕斯 著 赵振江 等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弓与琴 / (墨) 帕斯著; 赵振江等译.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402-3631-1

I. ①弓… II. ①帕… ②赵… III. ①诗歌评论—墨西哥—现代—文集

IV. ① I731.07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72999 号

弓与琴

[墨] 奥克塔维奥·帕斯 著

赵振江 等译

策 划 / 赵东明

责任编辑 / 尚燕彬 臧晓雅

图 片 / 罗海里奥·圭亚勒 (Rogelio Cuéllar) 等

装帧设计 / 小 贾 张 佳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6.5 插页 8 字数 416,000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诗歌在页面上播种眼睛，在眼睛上播种语言。

眼睛会说话，语言会观察，目光会思考。

——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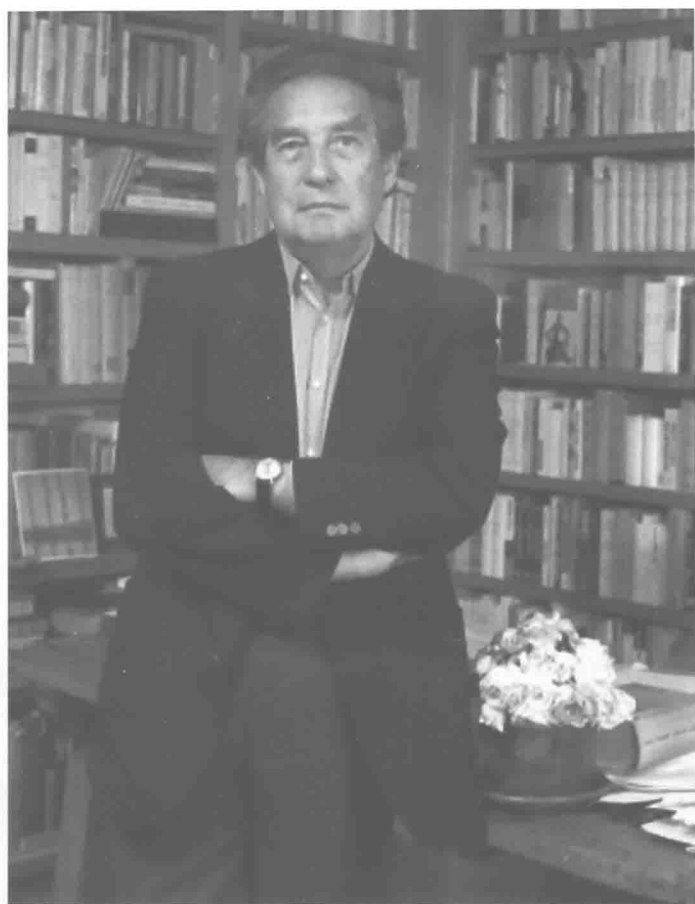
帕斯在尼泊尔 (1963)



1968 年，为抗议墨西哥政府在三文化广场枪杀学生，帕斯宣布辞去驻印度大使的职务，他说：“我不能继续为一个杀人犯的制度服务。”



帕斯在印度 (1968)



自由无需翅膀，需要的是扎根。

——奥克塔维奥·帕斯



《多元》杂志编委会合影

罗海里奥·圭亚勒 / 摄



1990 年，帕斯以“作品充满激情，视野开阔，渗透着感悟的智慧并体现了完美的人道主义”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帕斯：诗人、文人、哲人

1989年，瑞典皇家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授给西班牙小说家卡米洛·何塞·塞拉（1916—2002），1990年又把此项殊荣授予墨西哥诗人和散文家奥克塔维奥·帕斯。接连两次把该奖授予西班牙语作家，这还是首次。因此，在帕斯获奖之后，各方面的反响也就异常强烈。正在加拉加斯举行里约集团会议的拉丁美洲八国——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巴西和墨西哥——政府首脑当即决定联合向帕斯发出贺电，称他为“伟大的拉丁美洲人，我们大陆的骄傲”。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也亲自从马德里给帕斯打电话表示祝贺。在西班牙、拉丁美洲以及美国文坛，对帕斯的获奖几乎一致认为：授之有理，当之无愧。就连向来与帕斯有思想分歧的哥伦比亚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出人意外地先后打电话、发贺电给他。这位198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贺电中说：“瑞典科学院终于纠正了它本身多年来不承认你广泛而又巨大的文学成就的不公正做法，对此我十分高兴。”诚然，在诸多评论中，也并非没有微词，然而即便是那些对帕斯获奖颇不以为然的作家，也不否认帕斯是一位伟大的、值得尊敬的诗人。

对帕斯的人品、诗品和文品，如同对世上的所有事物一样，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然而有一点却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在当今世界文坛上，他是一位在诗歌、散文、文论乃至翻译方面都成就斐然的作家。

就诗歌而言，帕斯的作品既有深刻的民族性又有广泛的世界性；既有

炽热的激情和丰富的想象，又有冷静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他将古老的印第安传说和西方的现代文明熔于一炉；将叙事、抒情、明志、咏史、感时、议政等各种素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又不时将东方宗教和玄学的闪光体镶嵌在字里行间，从而形成了色彩斑斓的独特风格。无论在内容的深度和广度还是在形式的继承与创新方面，帕斯都超过了他的同辈诗人。当然，帕斯的诗歌风格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他独特的生活经历与创作实践的结果。“存在决定意识”，这是一条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的规律。

奥克塔维奥·帕斯于1914年3月31日出生在墨西哥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祖父是记者，是自由派，从不去教堂，创作过墨西哥最早的土著主义小说；父亲是律师，曾任墨西哥革命中著名将领埃米里亚诺·萨帕塔的驻美特使；母亲是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移民，虔诚的天主教徒。帕斯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一个土著文化与欧洲文化互相渗透、自由气氛和宗教气氛彼此融合的环境中度过的^①。他从五岁开始上学，受的是法国和英国式的教育。此外，他从小就和阿马丽娅姑妈学习法语，后来便开始阅读卢梭、米什莱、雨果以及其他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帕斯于十四岁入哲学文学系和法律系学习，然而这完全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愿望，至于他本人则更愿意走自学之路。在祖父的图书馆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现代主义和古典诗人的作品，后来又接受了西班牙“二七年代”和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的影响。1931年，帕斯才十七岁，便与人合办了《栏杆》(BARANDAL)杂志，并担任主编。两年后又创办了《墨西哥谷地手册》(CUADERNOS DEL VALLE DE MEXICO)，介绍英、法、德等国的文学成就，尤其是刊登西班牙语国家著名诗人的作品。1933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野生的月亮》。当时帕斯对哲学和政治怀有浓厚的兴趣，阅读了大量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书籍。墨西哥共产党中的托洛茨基派以及第四国际曾对他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① 帕斯本人喜欢说自己有印第安血统，但只是“听说”而已，祖上即使有，也是微量的。无可置疑的是帕斯是一位地道的墨西哥人。

1937年，帕斯曾去尤卡坦半岛创办了一所中学，以使当地的农民子女受到教育。在那里，他发现了荒漠、贫穷和伟大的玛雅文化，这便是《石与花之间》创作灵感的源泉。同年6月他从梅里达返回墨西哥城，与小说家艾莱娜·伽罗结婚。^①对帕斯的一生来说，1937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由于聂鲁达和阿尔贝蒂的推荐，他与艾莱娜应邀去西班牙参加了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结识了当时西班牙和拉美诗坛上最杰出的诗人——巴略霍、维多夫罗、安东尼奥·马查多、塞尔努达、阿尔托拉吉雷、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等。值得一提的是，在会议期间，作为与会最年轻的作家，他敢于鼓动比自己年长十五岁的同胞诗人卡洛斯·佩伊塞尔与他一道，对大会组织者想开除法国作家纪德的意向进行了抵制，表现了自己刚直不阿与“反潮流”的精神。他曾与阿尔贝蒂等人一起赴反法西斯前线工作，血与火的洗礼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这一年，阿尔托拉吉雷在瓦伦西亚为他出版了《在你清晰的影子下及其他关于西班牙的诗》；回到墨西哥后，又出版了诗集《休想通过》和《人之根》。在离开西班牙之后，他曾在巴黎做了一次短暂的逗留。古巴作家卡彭铁尔带他去访问代斯诺斯。这是他与超现实主义作家最早的接触。从那时起，他就和超现实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

西班牙内战以后，大批共和国战士流亡到墨西哥，帕斯积极热情地投入了救援工作。在此期间，他出版了《世界之滨》和《复活之夜》（1939），并创办了《车间》（TALLER，1938—1941）和《浪子》（El Hijo Prodigio，1943）杂志。此后，在对待斯大林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态度上，帕斯与聂鲁达产生了分歧（直至1968年，两人才重归于好）。1944年他获得了古根海姆奖学金，赴美国考察。一方面，“可怕的美国文明”令他吃惊；另一方面，他有幸结识了艾略特、庞德、威廉斯、史蒂文斯等著名诗人。在考察期间，他创作了著名的散文集《孤独的迷宫》（1950），对墨西哥人的

① 二人婚后育有一女，后离异。后来，帕斯与玛丽·何塞结婚，本书收录了他们二人共同创作的诗配画作品《形象与想象》。

性格进行了精辟透彻的剖析。

如果说1937年是帕斯人生道路上的里程碑，1944年则同样对他的创作生涯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从1945年起，由于外交部长卡斯蒂略·纳赫拉和诗人戈罗斯蒂萨的帮助，帕斯开始从事外交工作。鉴于帕斯与法国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主将布勒东早有神交（布勒东曾于1938年去过墨西哥，当时的革命刊物对他做了大量的宣传），而且又受到了后者的邀请，外交部首先将他派往法国。在巴黎，他积极参加超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作家们的活动，结识了萨特、加缪等著名人物，经常同他们一起切磋诗艺，探讨人类命运，思考文学与政治、诗人与社会的关系。此后，他曾先后在驻印度和日本使馆供职。从1953至1959年，帕斯回到墨西哥，一面继续从事外交活动一面进行文学创作。在此期间，他于1956年在《墨西哥文学杂志》（第七期）上发表了剧本《拉帕其尼的女儿》。

1960至1961年，他重去驻巴黎使馆，并与《泉》及《法国新杂志》等刊物合作。1962年，他再次回到新德里，任驻印度大使，直至1968年为抗议本国政府在三文化广场镇压学生运动而愤然辞职。这一举动激怒了政府，从此他再也没有从事外交活动。短诗《墨西哥之歌》抒发了诗人对枪杀学生的墨西哥政府的蔑视与愤慨的感情。

当我祖父喝咖啡的时候，
和我讲华莱士与波费里奥，
讲法国士兵与包银帮的绑票。
桌布散发着火药的味道。

当我父亲端起酒杯的时候，
便和我讲萨巴塔与维亚，
讲胡亚雷斯、加玛、索托，

火药的气味弥漫在餐桌。

可我，现在只有沉默：

又能将谁诉说？

这首诗是帕斯在1968年学生运动遭到镇压以后写的。他的祖父生活的年代，是墨西哥独立后的年代，那时的枪口是对着土匪和法国入侵者的；他父亲生活的年代，正是墨西哥大革命的年代，那时的枪口同样对着国内外反动势力；而此时此刻，枪口对着革命的学生，诗人又能有什么话说呢？

从此以后，除了文学创作，他的主要活动是在美国和英国的大学讲学。他的许多杂文集，尤其是有关文学理论的作品，都是在讲座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如果说帕斯在20世纪50年代返回墨西哥时的创作主要是为了表现自己的祖国，70年代返回时则主要是为了解剖和改变自己的祖国。在此期间，他的杂文主要讲的是政治，是白昼的活动；他的诗歌主要表现的是怀念，是夜间的思考。《往事清晰》就表现了诗人对逝去岁月的怀念。这首带有自传性的长诗表现了诗人是如何像瓦砾间的小草一样，随着家庭的没落而成长起来的。这时期的创作一般都发表在他本人主办的杂志《多元》（1971—1976）和《回归》（1976）上。在1990年发表的《伟大岁月小记》上，帕斯这样写道：

我生于1914年，在一个暴力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睁开
眼睛，后来借西班牙内战颤抖的光辉开始政治的思考：希特勒的
上台、欧洲民主的失落、卡德纳斯、罗斯福及其新政、满洲国以
及中日战争、甘地、莫斯科的发展和斯大林的神化——后者曾是
欧洲和拉丁美洲无数知识分子崇拜的对象。有些思想开始时使我
感到光辉耀眼，渐渐又变得混浊不清；于是我的内心一次又一次

地变成斗争的舞台，这些争论没过多久便公开化了。对那些争论我既不高兴也不后悔。

1958年，帕斯将自己1935年以来的诗作编为一个集子，题为《假释的自由》。题目本身似乎自相矛盾，而且颇令人费解。但如果想到帕斯自1935年以来一直认为“自由是必然的面具”，也就不足为奇了。诗人显然在暗示读者，自由向来是有限的，诗歌的自由也不例外。他的主要诗集还有《火蝾螈》(1962)、《东坡》(1969)、《回归》(1976)和《心中之树》(1987)等。1989年他亲自编注了《帕斯最佳作品选：每日之火》。

从这些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帕斯绝不是那种脱离现实、自我陶醉、无病呻吟的诗人。他要寻求一条改造现实社会的途径，他要架设一座沟通人类心灵的桥梁。写到此，笔者不禁想起帕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与米哈明·普拉多的谈话^①。在谈话中，帕斯认为：“如果像布什和侯赛因这样的人阅读诗歌，世界就会好些。”他又说：“在所谓的政治科学——这是个错误的提法，因为政治是一门艺术——中专家们一般只谈论经济力量和社会阶级，却几乎从不涉及人的内心，其实人比经济形态复杂得多：他们会珍惜情意、感受恐惧、隐藏爱憎。而这些，无论以什么形式，恰恰是真正诗歌的主题。”或许，帕斯对诗歌功能的估计未免不切实际，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而作为一个诗人，将自己所献身的事业视为至高无上，并且身体力行地为之奋斗，这本身就是难能可贵的。

帕斯在诗歌创作上的特点之一是把语言从“清规戒律”中解放出来，使它恢复原始的魅力。这种倾向是从法国的象征派诗人马拉美开始的。它导致了诗意的隐晦和朦胧。有人将这种倾向与贡戈拉派诗人的巴洛克风格进行对比，二者恰恰具有截然不同的特征：贡戈拉派的隐晦在于诗风绮丽、过于雕琢，这种倾向的隐晦则在于它潜在的弦外之音，而它的语言倒是朴

^① 见1990年12月17日西班牙《改革》(十六)。

实无华，与日常生活中的口语颇为接近的。诗人所关注的是揭示“眼睛所看不见的物”，是探索超越生死界限的人生。帕斯正是这种倾向的一面旗帜。

除了语言之外，帕斯对诗的结构也在进行不断的探索，颇有结构主义大师的风范。在这方面，1967年发表的长诗《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首诗是由中间的诗句与左右两边的诗句错落有致地排列成的。在这首诗的前面，诗人的“提示”是这样写的：

由于在此不可能再现《白》的初始版本（墨西哥，1967）的全部特征，我要指出的是该诗应作为连续的符号，在唯一的页面上来读；页面伴随着阅读而展开：空间使文本在动态中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生成文本。就像一轴画卷或密宗的符号在邀请我们做一次静止的旅行：如果我们将它打开，眼前就会展开仪式、宗教游行或向“何方”朝圣的情景。空间流动，文本产生，再使它消散——宛如时间流逝。……《白》可以有以下几种读法：（1）作为单一文本，通读；（2）只读中间的诗句，排除左右两边，这首诗的主题是词语的演变，从寂静到寂静，（由“白色的”到白的——到这个白的），经过四种状态：黄、红、绿和蓝；（3）只读左边的诗行，可分为四个时刻，对应传统的四种元素（即土、水、气、火——译者注）；（4）右边的诗行是另一首诗，与前面的呼应，由关于感知、领会、想象、理解的四种变化构成；（5）全诗由四部分构成，每部分又纵向分开，每部分都可以作为一首诗来读，不用管其分法：即四首独立的诗；（6）中间的部分可作为六首零散的诗来读，左右两边的均可作为八首诗来读。

由此不难看出帕斯对诗歌形式的苦心追求。然而这并非别出心裁，因为他追求的是内容与外形的统一。这样的形式给翻译带来极大的困难，本

书只选译了该诗的最后部分。此外，帕斯对自己的诗作总是不断地修改，因而同一首诗在后面的版本中往往与前面的版本不同。这种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是值得学习的。至于帕斯对节奏和意象的重视，那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因而他的诗作读起来朗朗上口，品起来耐人寻味，而且往往是越品越有味。

《太阳石》是帕斯在诗歌方面的代表作之一。这首长诗一经问世，便如石破天惊，引起世界文坛的瞩目。墨西哥诗人、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何塞·埃米利奥·帕切科认为“只要西班牙语存在，它就是用这种语言创作的最伟大的诗篇之一”。西班牙诗人、哲学家和文艺评论家拉蒙·希劳则说：“我有三本《太阳石》，一本为了阅读，一本为了重读，一本将是我的随葬品。”

《太阳石》发表于1957年。在此之前，墨西哥文学界的一些评论家看到帕斯创作题材和风格的转变，曾发出“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受到没落的欧洲文化侵蚀”的慨叹。然而在这首长诗发表之后，一本曾经宣称“要扭断超现实主义的脖子”^①的杂志一变而成为捍卫帕斯声誉的堡垒。这至少说明帕斯并没有陷入欧洲超现实主义的“泥坑”，而是在“改造社会、改造人生”的艺术探索中坚定不移地走出了自己的路。

《太阳石》1957年9月在经济文化基金出版社的《火山岩》上发表。该刊当时只发行三百册。在这为收藏家所珍视的首版《太阳石》上，帕斯为自己的创作加了一个注释（以后的版本上，诗人又将它删去了）：

在本书的封面上有用玛雅数字体系写成的“五百八十四”，
同时在诗的首尾有表示“奥林^②四日”和“埃赫卡特尔^③四日”
的墨西哥人的符号。《太阳石》由五百八十四行十一音节的诗句

① 墨西哥诗人马丁内斯针对“天鹅的诗人”达里奥的追随者写过一首有名的十四行诗《扭断那天鹅的脖子》。

② 运动的意思。

③ 风的意思。